禮記恒解

禮記恆解卷二十八

仲尼燕居

蜀西雙流劉沅輯註

燕居對在朝而言講學之時也閒居則非衆講學而閒暇安息時論語稱弟子所記曰子齊弟子所記曰孔子燕居閒居二篇皆出於門人其稱仲尼孔子不同蓋亦魯論齊論之例

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游侍縱言至於禮子曰居女三人者吾語女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也

鄭康成曰言游言偃子游也縱言泛說事居且坐也凡與尊者言更端則起聖人於門人問答必因材而教惟禮則皆所宜學故同語三人使以禮束身周流應物無不宜也欲其體之非徒論說

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何如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子曰給奪慈仁

方氏慤曰三人侍坐之序子張首子貢次子張未對而子貢對故爲越席也愚按敬主於心心敬而儀文不足則野恭主貌貌恭而過爲言辭則給勇徒力而無德則逆子貢能言非必便佞第意主於爲恭而議不足則慈仁之意反隱故曰給奪慈仁

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食音嗣

過不及皆不得乎禮之中因言子產能愛民矣而不能教亦非禮之中蓋上文言欲三子以禮周流無不徧不止期其自淑而已固將推以及人故卽子產之事衆著者以明之

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爲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

子貢問何以爲此中夫子重言禮乎禮蓋先王制禮本無不中者也吳氏澄曰先云禮者設爲問辭後云禮者設爲答辭

也

子貢退言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然然則何如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

應氏鏞曰領總攬收拾之也好惡對立一長一消惡者收斂而無餘則好者渾全而無虧矣愚按禮本人心天理之自然而爲之節文非有加於性分也故曰仁郊事天社事地禮本於天地聖人不敢有加於天地也故獨郊社言義鬼神即天地陰陽之靈禮行而此心之至誠惻怛無不徧達五者舉其目之大者言之也

子曰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是故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閨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

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是故宮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哀辨說得其黨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眾之動得其宜長去聲後皆同量音諒下同錯七故反又音措

上文五者之禮惟事天地昭穆尤禮之本而仁之最先者苟非事天如事親事親如事天不能行其禮故曰明乎其義禮治國如指諸掌下文乃推廣言之居處方氏慤曰居言其常處言其暫是也居處不止家庭凡尊卑晉接皆有禮長幼必禮而後辨之閨門之內至近且狎矣而亦有禮故三族和三族諸儒說各不同以父族母族妻族爲是蓋族類也母妻異姓而爲至親自當別爲一族禮有親疏殺各如其分故和朝廷之禮至繁莫非使上下各得其職行盡其誠故行禮則官爵序田獵不止爲從禽藉以閑習戎[illegible]於平日[illegible]守則將驕卒惰武功必得而成得得[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宮方氏慤曰[illegible]

莊之丹楹刻桷臧文仲之山節藻梲失其度也量左為升以象陽之所升右為合以象陰之所合仰者為斛以象顯而有所承覆者為斗以象隱而有所庇外圍其形動以天內方其形靜以地也鼎口在上以象有所受於上足在下以象有所立於下足奇其數參乎天耳偶其數兩乎地也疏以達高以粗廉以深閎以范器無適而非象止以量鼎為言者量為器之大鼎為器之重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樂得其節也有六等之數作車之得其式辨五路之用乘車之得其式也鬼神得其饗若天神降地示出可得而禮是喪紀得其哀發於容體聲音言語飲食居處衣服而各得其哀也辯說得其黨若在官言官在府言府之類官得其體若六官各有所掌之類政事得其施若施與施則施遽之類鄭康成曰味酸苦之屬四時有所多及獻所宜也

子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倀倀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錯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

所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制宮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哀辯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於衆也治去聲相去聲張音昌錯音措

即事之治事各有當然之理就其事理而爲之禮以治之也瞽之相幽室之燭須臾不可離者也耳目手足自身之至便於用者而無禮則不知所以加所以錯極言無禮之不可也鄭康成曰凡言失者無禮故也策謀也祖始也洽合也言失禮無以爲衆倡始無以合和於衆

子曰愼聽之女三人者吾語女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苟知此矣雖在畎畝之中事之聖人已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

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齊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女音汝縣音元闋音缺夏上聲籥音藥中去聲還音旋齊音慈振平聲

猶有九焉言禮之大者猶有九事而大饗有四其餘五事夫子未言也知此則明於禮樂之情而備中和之德雖無位而亦聖人矣下因言大饗有四之實諸侯來朝饗之太廟之中揖讓而入門入門而懸興以迎賓一也揖讓而升堂升堂而賓主獻酬以暢情二也升歌清廟下管象以文武之德相易三也大夏禹王之樂亦依序象舞而興以明文德之大且遠四也經文止言下管象而不言升歌以事相屬文不必備下文互見之也知仁即上文仁賓客意曲行中於規方行中於

矩和鸞中采齊之曲客之出也以雍詩送之禮畢之時歌振鷺以徹器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即五者以概君子之悉循禮也示情以情相厚示德以德相護示事以事相勉禮樂相示而賓主之誠通故不必親相與言也方氏慤曰雍振鷺二詩本以禘大祖與助祭而又用之於此者猶鹿鳴本以燕羣臣而又用之於鄉飲酒又論語言以雍徹天子饗神之事此所言者諸侯饗賓之事故諸侯所用之大者天子止用之於小者所以不同

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不能詩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薄於德於禮虛 繆音謬

理也禮本天理而制者也節也禮嚴而以樂和之節其太過也心致於理動而成禮情得其和作而成樂故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詩本性情而導之和禮之用和為貴不能詩於禮必多錯繆樂有聲音綴兆文飾而宜其豫不能樂於禮亦太質素然樂所以節禮而禮實本於天理理備於身而有德然後可以行禮薄於德則於禮虛文耳

子曰制度在禮文為在禮行之其在人乎

節事物而爲之制度節人身之云爲而爲之節文非禮不可然行之視乎其人必厚於德而後可也

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夔其窮與子曰古之人與古之人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與音餘

疑夔不能於禮子言古之人與古之人也深美之也達通其事而著名也素與偏者專能其一若夔則非其人特以當時專官典樂故人以爲達於樂而不達於禮其實夔非不達禮者也故又重許之曰古之人也孔氏穎達曰虞書命伯夷典朕三禮伯夷讓夔是夔知禮也

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前吾語女乎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女音汝

明於禮樂身體之而無弗宜也舉而錯之舉此置彼不煩他道

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爲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爲必行綴兆興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禮之所興衆之所治也禮之所廢衆之所亂也目巧之室則有奧阼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則有序古之義也室而無奧阼則亂於堂室也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上也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也行而無隨則亂於塗也立而無序則亂於位也昔聖帝明王諸侯辨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外內莫敢相踰越皆由此塗出也復扶又反大音泰而樂之樂音洛長上聲

凡筵綴兆之類禮樂之文而非其本也行必踐言則物則協矣樂而行之則天性適矣皆本心德以為禮樂故可以南面而平天下體謂君身君身踐禮樂之實故諸侯朝萬物服而百官莫敢不承事有禮則治無禮則亂有目巧而因以禮為制度則有奥阼下文席之上下車之左右行有隨立有序皆然禮本人心自然之理人事當然之矩而為之自古如此聖帝明王辨等別嫌莫敢相踰越皆由禮出也

三子者既得聞此言也於夫子昭然若發矇矣矇音蒙

吳氏澄曰若發矇如徹去其蔽目之物然

禮記恒解卷二十九

孔子閒居 閒居義見前篇

蜀西雙流劉沅輯註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横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閒音閑凱與愷同弟音悌夫音扶

孔氏穎達曰詩大雅泂酌之篇美成王之德凱樂也弟易也謂成王行樂易之德爲民之父母也愚按禮樂子夏所知夫子因其問而進之欲其達於禮樂之原五至三無皆起於幽獨而極於天下致之行之必有誠身盡性之功馴至乎志氣加神則可横於天下而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方氏慤曰敗者成之對不言成而止言敗者君子思患而豫防敗尤在乎先知也

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哀樂音洛塞入聲

志形於詩而詩所以道性情性情正即禮也禮主敬而行之以和故樂亦至焉樂者樂也樂不可極樂極而生哀哀樂相生戒其樂之過也蓋五至以至極爲名惟樂不可極哀不可過以得中爲至故特名之合五至而言之中和而已中和即禮樂之原也五至之原不可得而見聞而其盛充塞乎天地地故以至名之志氣由學養而出非猶乎人之志氣也

子夏曰五至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三無既得略而聞之

矣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其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其讀基宥音又逮讀棣選宣面反匍音扶又青蒲匐音服又蒲北反

樂有聲禮有體喪有服人所知也而其本在心心之至誠不可得而見故曰無上文禮樂之原即此也子复求詩言之近似者以實之子言昊天成命之詩言成王夙夜基天命於宥密則其中和在抱即無聲之樂也栢舟之詩言仁人一身威儀棣棣不可選擇則其身心皆飭即無體之禮也谷風之詩言凡民有喪匍匐往救盡以哀切於中即無服之喪也夫三無者非謂廢聲與體服也謂夫無其原而徒事其末則無取焉引詩亦祗言其近似而已其實則必深造而自知也

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

大量之宏美義之粹盛用之廣服習其事也起興起無已如下文所云

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於孫子　施並音異畜音旭聞去聲

五起皆從微至著由近及遠蓋功效自然之次第也無聲之樂始則氣志不違乎中和化乖戾之氣而已繼則養之漸熟之太和在抱氣志自然順從由是和氣迎人日漸聞及四方而人之氣志亦爲之興起感化矣無體之禮始但檢束威儀求其從容而已繼則服習漸熟威儀翼翼而莊肅由是施及於人上下皆安其禮而和同然且愈進而愈精日有所就月有所將施及四海無不得宜矣無服之喪始則內存恕心於凡疾苦之事常覺甚悲養其惻怛之懷而已繼則施及四國

蘊在抱由是純仁之德昭著施於孫子成世其仁孝矣夫所謂三無者非果以無爲尚也蓋夫子欲其從事本原故以無言之然其實必驗之於推暨也故又歷歷形容之

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天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於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齊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於九圍是湯之德也參音驂如字覆去聲齊上加字下讀假讀格祗諸夷反

三王禹湯文武參並列而爲三也天地日月覆載照臨似勞矣而實運之以無心貞之以至誠王者奉其意以治天下而無一毫之私則亦勞而不勞矣因引詩之美成湯者以明奉三無私本於敬德也長發之詩頌商世有令德帝命已順之

矣至於湯而德與天齊湯之生也適當其時其聖敬有加無已昭格于天遲遲久違湯惟上帝是敬故帝命之爲法於九州也

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耆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爲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霆音廷耆音嗜翰平去二聲

此乃言天地之無私而聖人所以與之參者天有四時春秋冬夏寒煖異用風雨霜露舒慘異情而屈伸消長以遂生成無非教也地載天之神氣神氣之易見者惟風霆風霆流形庶物感之而露生其鼓舞變化居然可見故曰無非教也聖人者德極純一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固已與天地合德矣故天心眹應凡聖人願欲之事將至必有先爲之兆者如天將

降時雨而山川出雲自然之符也其在詩曰崧高維嶽降神生甫及申而爲周之良臣此詩非詠文武也而文武之時德合於天天生聖賢以成明備之美此詩之云鄭可以當文武之德也言商周而夏王可知且鄭詩之近是者言蓋以子夏可與言詩之故也

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弛其文德協此四國大王之德也 之王去聲聞去聲大音泰

鄭康成曰弛施也協和也此又申言參天地之德必先令聞孚於人而後休應協於天不徒侈言符瑞也明明天子明德至明之天子令聞不已必其德不已而後聞亦不已也三代聖王莫不如此又引詩言施文德而協四國太王積德開周其德足以當之蓋必文德協於四國然後令聞不已積久而與天參此聖人立言之密也

子夏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 蹶音厥

鄭康成曰承奉承不失墜也起負牆者所問竟辟後來者

禮記恆解卷三十

坊記

西蜀雙流劉沅輯註

此篇蓋孔子之徒雜引孔子之言以明聖人謹小慎微防患於未然之意而以經傳實之每章或全係孔子之言或不盡孔子之言皆分別觀之

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爲之坊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 辟讀譬坊防古字通用與平聲

孔氏穎達曰此節發端總以所坊之事此篇悉言子云唯此一章稱子言之者以是一篇之總要也愚按人性皆善而質有清濁習有善惡故聖人以道坊其不足道理之總名道得於身曰德德必內外精粗無弊而後全禮則檢束其身心者也外禮則爲淫刑以懲之而民有所憚命即天禮之主宰願欲無窮以命坊之而以理制欲敬畏自戢矣

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禮者因人之情而爲

之節文以爲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貴不慊於上故亂益亡慊口簟反亡讀無

約愧縮不如禮驕汰侈踰禮盜亂之所由起也禮不外於人情但聖人節其太過文其不及以適於中富貴貧賤其一端也不足以驕制度爲之限也不至於約恆產足以自給慊滿足也位愈尊而責愈重不以位自滿人皆安分循禮所以無亂也聖人以德化民本無亂而禮又坊之故曰益無也不言賤者孔氏曰從可知也

子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衆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詩云民之貪亂寧爲荼毒故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

貧而樂者若孔顏是也下此而以樂道安貧爲好亦有德者也好禮約已而濟人衆多易亂而安分守法天下其幾言甚少也引詩言民之貪亂非必甘爲荼毒之行亦無以坊之所致故制國大者不過千乘都城大者不過百雉制家之富不

過百雉指此意以坊民諸侯豈猶有畔者千乘詳論語註百雉鄭康成曰高一丈長三丈為雉百雉長三百丈也

子云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為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別彼列反朝直遙反

孔氏穎達曰疑謂是非不決當用禮以章明之微謂幽隱不著當用禮以分別之愚按貴賤因乎德之大小能之優絀衣服與位所以章之別之者民知引分故讓

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禮君不稱天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詩云相彼盍旦尚猶患之相去聲盍音曷

天無二日喻也無二上承無二王無二主而言尊卑分嚴則君臣位定春秋以下記者之言也楚越皆僭稱王不書喪葬正名也君謂諸侯鄭康成曰盍旦夜鳴求旦之鳥人猶惡其欲反晝夜而亂晦明況於臣之僭君求不可得亂上下惑眾

也孔氏穎達曰此逸詩

子云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以此坊民民猶得同姓以弒其君

鄭康成曰同姓謂先王先公子孫有繼及之道者也其非此則無嫌也僕右恒朝服君則各以時事唯在軍同服愚按春秋時公族多强車服僭踰者衆故卽不同車同服以明別嫌之道蓋以重懿親本以維國本也而其後權侔勢敵漸至爲亂子言蓋有爲而然以此坊民二句則記者之言也

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益亡故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

貪富貴而厭貧賤亂所由也食浮於人祿薄任重人浮於食才薄祿重鄭康成曰亡無也食謂祿也

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

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詩云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鄭康成曰犯猶僭也齒年也禮六十以上籩豆有加貴秩異者良善也　御案古人謹禮於微皆所以豫遠不敬也受爵不讓則犯齒犯貴犯君矣詩小雅角弓篇

子云君子貴人而賤己先人而後己則民作讓故稱人之君曰君自稱其君曰寡君先後並去聲下章同

鄭康成曰寡君猶言少德之君　御案莫尊於君而已之君猶爲之謙則在已者無所不讓可知

子云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偝先亡者而後存者則民可以託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以此坊民民猶偝死而號無告偝音佩詩作勖號平聲

方氏慤曰死爲國家死事者亡爲國家亡在外者錄其人之功以及其親族若周官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禮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之類死者君猶不忘則民勸於孝思故不偕亡者君猶不絕則民勉於忠義故可以託詩抑風燕燕之篇

子云有國家者貴人而賤祿則民興讓尙技而賤車則民興藝故君子約言小人先言

貴賢能而不吝爵祿則民皆以不德爲恥故興讓技才技有裨於實用者車工巧密而實非大用之才也約言貴實行先言矜虛談也

子云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犯也下不天上施則亂也故君子信讓以涖百姓則民之報禮重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施去聲

酌民言斟酌其至公者而取之如此則有所施於民民以天奉之犯上犯衆怨亂下違上命信不欺讓不驕詩大雅板之篇言上當順民之心而虛受也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怨益亡詩云爾卜爾筮履無咎言履作體

不爭化其讓也怨益無樂其無我也詩衛風氓之篇引卜筮之體無凶咎以證怨益無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讓善詩云考卜惟王度是鎬京惟龜正之武王成之度音鐸詩作宅

鄭康成曰度謀也鎬京鎬宮也言武王卜而謀居此鎬邑龜則出吉兆正之武王成之此臣歸美於君也　御案記不言君引武王成之詩則以稱君為稱人之證也

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

告爾君于內女乃順之於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女讀汝於乎音嗚呼

鄭康成曰君陳尚書篇名嘉善也猷道也順行之也陸氏佃曰臣良君顯以良故顯也

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大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大音泰

鄭康成曰大誓尚書篇名克勝也武武功考文王也無罪則言有德也無良無功善也此武王誓衆以伐紂之辭

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讙

鄭康成曰弛猶棄忘也愚按孝子不記親過而揚其美父之道父之善也記者因子言而引論語及書以證之高宗云在尚書說命篇言乃讙在書無逸篇記者節取而合言之以證不改父之道意憐天下皆樂其言也

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詩云孝子不匱

忿恚拂意微諫卽幾諫也不倦卽論語見志不從又敬不違也匱乏也不匱言其孝心有餘也

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故君子因睦以合族詩云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

鄭康成曰睦厚也黨謂親也合族謂與族人燕與族人食令善也綽綽寬裕貌交猶更也瘉病也馬氏曰秦康公送晉文至渭陽親之至也贈以車乘愛之至也雜以瓊瑰玉佩愛之無已也此爲睦於父母之黨

子云於父之執可以乘其車不可以衣其衣君子以廣孝也衣上去聲

鄭康成曰父之執與父執志同者也可以乘其車車於身差遠也謂父執與己位等者

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養去聲

鄭康成曰辨別也輔氏廣曰養而不敬有之矣未有敬而不養者也

子云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辟音壁

鄭康成曰位尊卑等爲其相褻辟君也忝辱也君父之道宜尊嚴陳氏澔曰君不君而與臣相褻則辱其先祖以喻父不自尊亦爲忝祖也

子云父母在不稱老言孝不言慈閨門之內戲而不歎君子以此坊民民猶薄於孝而厚於慈

不稱老全乎其爲子也不言慈不敢自以爲能育子也戲和悅以承親歡歎感傷也子也者親之後也故慈亦所以爲孝然人情每厚於慈而薄於孝故此言有子事親者宜如此

子云長民者朝廷敬老則民作孝長上聲

鄭康成曰長民謂天子諸侯也葉氏夢得曰老近於親者也近者猶敬於上則民必興孝於下　御奏公事之地皆謂之

朝廷如入學鄉飲鄉射皆是

子云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修宗廟敬祀事教民追孝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

鄭康成曰有事有所尊事也愚按尸以象其生主以存其神事死如生矣修宗廟敬祀事該祭禮一切而言追孝謂敬追慕必求其通追遠如此生存可知故民不忘其親也

子云敬則用祭器故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以此示民民猶爭利而忘義食音嗣之食音似

鄭康成曰祭器籩豆簠簋鉶之屬敬賓客用之謂饗食也盤盂之屬為燕器愚按禮主於敬不以菲而廢禮不以美而沒禮

正爲無禮則無以將敬也然禮具而不敬則爲虛文主人親饋與否而客之祭不祭分焉亦覘其敬否而已故君子苟無敬禮之實雖美不食引易以明奢而慢禮不如儉而恭敬爲神所福又引詩言醉酒矣而必云飽德蓋不徒享其燕而貴其敬以此意示民民皆知義重於利矣

子云七日戒三日齊承一人焉以爲尸過之者趨走以教敬也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尸飲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齊側皆反醴音禮度如字

鄭康成曰戒散齊也承猶事也淫猶貪也　御案醴酒卽醴運醴醆醍酒卽禮運粢醍此實三齊而言酒通名耳非昔酒事酒之三酒也孔氏穎達曰味薄者在上味厚者在下貴薄賤厚示民不貪於味也尸飲三衆賓飲一尊者得酒多卑者酒少是示民有上下祭祀之末聚其宗族昭穆相獻酬教民相親睦在堂下之人觀堂上之人以爲則上下內外[illegible]

法也詩小雅楚茨篇言祭之禮儀盡合其法度笑語盡得其節制

子云賓禮每進以讓喪禮每加以遠浴於中霤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示遠也殷人弔於壙周人弔於家示民不偝也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以此坊民諸侯猶有薨而不葬者飯音反

鄭康成曰遠之所以崇敬也孔氏穎達曰鄉飲酒禮主人迎賓至門三辭至階三讓皆主人先入先登是每進以讓殷人即壙上而弔於送死太簡周人孝子反哭至家乃始弔於送死殷勤是情理備至故云吾從周愚按賓禮敬而親之故每進以讓事神敬而遠之故每加以遠然遠之者禮也親之者情也孝子之心豈能一日忘親哉故又即弔壙一事以明示民不偝之義薨而不葬不及時葬也盡葬以安親非遠親也浴於中霤七句解見檀弓

子云升自客階受弔於賓位教民追孝也未沒喪不稱君示民

不爭也故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以此坊民子猶有弑其父者

鄭康成曰升自客階受弔賓位謂反哭時也既葬矣猶不由阼階不忍卽父位也歿終也春秋傳曰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至其臣子踰年則謂之君矣奚齊卓子皆獻公之子獻公卒其年奚齊殺明年而卓子殺孔氏穎達曰弑其君卓是踰年稱君也不爭不分父子相爭愚按君父天倫之大者而春秋至有亂弑者其獘皆起於無禮夫禮禁亂於未萌而養其良心於幽獨苟有毫髮之欺悖卽大亂之階也故子卽二節以明禮之慎微

子云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不貳也故君子有君不謀仕唯卜之日稱二君喪父三年喪君三年示民不疑也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也示民有上下也故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莫敢為主焉故君適其臣升自阼階卽位於堂示民不敢有

其室也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而貳其君弟與悌同長上聲饋又作餽音同

不貳不自貳於尊長有君不謀仕一心無二也卜之曰卜仕之日稱二君以定所事也示民不疑君父同尊也示民有上下一心奉上無自便也天子爲四海之主故無客禮而臣亦不敢私有其室車馬至重不敢私以饋人凡此者皆不二其親與君也

子云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先財而後禮則民利無辭而行情則民爭故君子於有饋者弗能見則不視其饋易曰不耕穫不菑畬凶以此坊民民猶貴祿而賤行先後並去聲菑音緇畬音余賤行之行去聲

禮賓主相見之禮先以幣帛將敬所以先盡其致敬之事也祿謂人之惠我者財以合彼此之歡而必先以禮自盡不先

重財故先幣帛者先自盡其禮也辭致幣帛之辭　御案曰如辭曰饋贈辭曰聞戒是也無其辭而但以情相餽遺孟子所謂無處而饋之是重利也故民爭　御案弗能見不可見而以疾辭也既不見其人則其人所饋亦不覩之不重利也引易言不耕而穫不菑而畬皆無其本而求其利則凶以此坊民民皆知輕利而重實行也易辭無凶字此斷章取義耳爾雅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田菑即新田也

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以此坊民民猶忘義而爭利以亡其身

鄭康成曰不盡利以遺民不與民爭利也詩云穫者之遺餘捃拾所以爲利食時食四時之膳也力猶務也天子諸侯有秩膳古者殺牲食其肉坐其皮葑蔓菁菲䔰類下體謂其根采葑菲之菜者采其葉而並取其根是盡利也孔氏穎達曰

上無盡利於民則德音無有乖違可及君同至於死明無盡利之事也

子云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為民紀者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詩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蓺麻如之何橫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別必列反取七樹反從七容反告音谷、

鄭康成曰淫猶貪也章明也嫌嫌疑也重男女之會所以遠別於禽獸也有幣者必有媒有媒者不必有幣伐柯伐木以為柯也克能也蓺樹也　御案從直也南其畝為從東其畝為橫　愚按記者引經多與今本文不合蓋古人引述多以意為增節不盡拘成文非誤也

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

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取七樹反去上聲

鄭康成曰厚猶遠也妾言買者賤之也士庶之妾多有不知其姓者吳太伯之後魯同姓也昭公取焉去姬曰吳而已朱子曰孟子諱之若宋女子姓者然

子云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繆與穆通

祭禮男女同之所以備外內之官而孝饗也非是不交爵陽侯殺繆侯其事未聞蓋因燕饗而美其貌後因兵爭殺之而取其妻如楚滅息以息嬀歸也古禮大饗同獻無他國諸侯助祭者此蓋春秋以後之事記者言男女無别釀禍至廢饗禮甚言其失耳

子云寡婦之子不有見焉則弗友也君子以辟遠也故朋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大故則不入其門以此坊民民猶以色厚於

德見去聲辟讀避遠去聲

鄭康成曰有見睹其材藝也同志為友大故喪病也徐氏師曾曰以辟遠以辟嫌故遠之也朋友之交以下謂凡朋友皆然不止謂寡婦之子也輔氏廣曰厚於德如色厚於好德也愚謂寡婦之子非盡不可友而亦非盡為辟遠也第防微杜漸禮亦有之

子云好德如好色諸侯不下漁色故君子遠色以為民紀故男女授受不親御婦人則進左手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男子不與同席而坐寡婦不夜哭婦人疾問之不問其疾以此坊民民猶淫泆而亂於族好下並去聲泆音逸遠去聲

引子言好德如好色見常人多篤好於色故坊之當嚴也下申明之不下漁色擇其德配而不廣取如漁也在上而下取故云下漁非但謂取於國中也不夜哭嫌有所思不問其疾鄭氏曰嫌媚略之也上云姑姊妹女子子及問疾諸事皆族

中禮故結之

以亂於族

子云昏禮壻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迎去聲見音現

鄭康成曰舅姑妻之父母也妻之父外舅妻之母外姑愚按承奉也妻父母奉子以授壻卽其女之所歸必由父母授恐事或違乎男女之正也禮於男女重別如此坊民婦歸以禮而無私褻之嫌婦豈猶有不至者

禮記恆解

蜀西雙流劉沅輯註

中庸三十一 中庸一書漢書藝文志載中庸說二篇戴顒中庸傳二卷隋書經籍志載梁武帝中庸講疏一卷是漢時中庸一篇已有別行之本不自宋儒始也自朱子著四書之名而元延祐復科舉遂以之取士中庸大學以朱子章句爲準今仍四書之舊另有論註茲不復贅

表記三十二 御案表者測日之臬居中而爲四方所取正坊記示人以所當戒表記示人以所當法也孔氏穎達曰稱子言之凡八所皇氏云皆發端起義下更開廣其事或曲說其理則直稱子曰

子言之歸乎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

孔氏穎達曰孔子身在他國不被任用故稱歸乎懸按隱而顯身隱而道德著也矜厲有意尊大振厲莊威自然莊敬威嚴誠孚於平日不待言而信也

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是故君子貌

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

鄭康成曰失謂失其容止之節也玉藻曰足容重色容莊口容止甫刑書篇名忌之言戒也言外莊敬而心戒慎則無有可擇之言加於身也

子曰裼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無相瀆也

鄭康成曰禮者節文而已節文不明慢瀆所由生也禮盛者不文則以襲爲敬加大裘不裼及尸襲禮不盛者尚文則以裼爲敬如君在則裼無事則裼

子曰祭極敬不繼之以樂朝極辨不繼之以倦樂音洛朝音潮

祭以致其追養即極敬矣而不繼之以樂朝以經理政事即極辨矣而不繼之以倦始終敬慎也

子曰君子慎以辟禍篤以不揜恭以遠恥辟音避遠去聲

敬慎非徒欲免禍也而禍自可避誠篤非求表著也而光輝自不可揜恭肅以自飭耳而恥辱自遠爲務外而招恥辱者

言

子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儳焉如不終日儳仕鑑反

莊敬則神安而氣日精明安肆則志昏而身亦縱弛儳與孱通身心解肆若孱弱不能終日者然君子則自強不息也

子曰齊戒以事鬼神擇日月以見君恐民之不敬也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齊側皆反見去聲

敬其於微不以鬼神幽遠而齊戒不以見君爲常而擇日皆防其微也小人不知此而狎侮至死不畏子深嘆之也擇日見君蓋出使而歸及致政者如孔子沐浴而朝是也

子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毋相褻也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告音谷

辭以通情禮以致敬非是則褻而不敬引易明不褻之義事人事神情孚而敬達一也

子言之仁者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報者天下之利也

仁人心也萬善統焉天下無不仁而猶爲人者故爲表義所以全仁節制而得其宜者也報施準乎仁義而情誼和屬故曰天下之利易文言利者義之和是也

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大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

大音泰辟音璧

施德者獲德報則民勸於善施怨者獲怨報則民懲於不善詩言一言必有答一德必有報可見所施不可不愼也人君操賞善罰惡之權至公至明民所以賴之相安而爲法於四方也

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

怨謂私怨非君父之讎可比者也忘其怨而以德報之是愛其身以行仁者也以怨報德不仁已甚故為刑戮之民鄭康成曰寬猶愛也

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是故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好惡並去聲

鄭康成曰一人而已喻少也人非聖賢大抵有所慕而為善有所畏而不敢為惡故君子責己則嚴道必自盡責人以恕法順民情

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

鄭康成曰仁有三安仁利仁強仁也愚按同功異情其成功一也而其用力之始情則異也馬氏晞孟曰過者人所避惟仁者安之而不辭至於利仁強仁者不能無悔也故同過然後知仁

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

左右亦取相須而成之義然仁卽性也具於心而爲體本仁而施諸萬事曰道爲用故又申之曰仁者人也人之所以爲人道者義也施諸萬事合宜之謂世或不知體用一原動靜相須或厚於仁而義不盡協人感其恩而親之然施不合宜弗尊之也或厚於義而仁未肫至人畏其明而尊之然誠愨未周弗親之也

道有至有義有考至道以王義道以霸考道以爲無失

王去聲鄭謂義上脫一有字

至精粹也義謂裁制有方非本仁以行義者考稽度事理道之至者仁與義合一故王其次能裁制而不盡合于仁如霸者之功名是也考道者雖無仁以爲之本而凡事慎擇故可以無失石梁王氏謂義道以霸非孔子之言然此乃借霸以形容偏至之詣非取霸者也

子言之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中心憯怛愛人之仁也率法而強之資仁者也詩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數世之仁也國風曰我今不閱皇恤我後終身之仁也憯七感反今毛詩作躬

有數言行仁非一端隨其所造皆可謂仁長短小大喻其得失參差之數也中心憯怛常憐愛於人是其天性慈祥者也率仁者之成法而行之雖不盡出於誠亦能取資以爲仁者也詩言豐水有芑武王豈不採之喻一才一長武王皆用之是能培植仁德以貽後者故爲數世之仁也若國風谷風之詩言我今尚不能容何暇憂及其後則止於其身之仁也引詩斷章取義不拘本文語義故於有聲之詩增武王烝哉句而谷風之詩亦不依其本意

子曰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是故君子以義度人則難

爲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已矣勝音升度入聲

喻仁於器則至重而難舉喻人於道則至遠而難行所以然者以仁之取數至多一言一行亦仁言其全則非聖人不能備也勉於仁者不亦難乎言爲仁者無安於小成取仁不必求全責備也義卽仁之裁制執義以量度人精義者有幾故難爲人以人所可能之事望人則一事合義仁也充而至於事事合義卽全仁也故賢者可知已

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大雅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后已輶音由鮮上聲行去聲好鄉並去聲俛音免

仁卽天理安仁心純乎天理而安樂之也大雅言德若至輕而民莫能舉惟仲山甫克舉之無有不足待人之助小雅言

高山則仰之景行則行之喻見一仁則學之也故子贊其好仁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則非好仁矣惟忘身之老不知年數不足而俛焉日有孳孳死而后已則可謂好仁矣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故仁者之過易辭也好易並去聲

仁者人也不好仁而他好爲失其所好言人之難成也由人人失其所好仁者以仁爲好即有過亦易解免論語所謂苟志於仁無惡也

子曰恭近禮儉近仁性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夫恭寡過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詩云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夫音扶鮮上聲

呂氏大臨曰恭則不侮得禮之意儉則不奪得仁之意言語必信存心正行以敬讓行之雖有過差其情則善故不甚矣

不侮人則人亦不侮斯遠寡近乎情則不欺斯可信矣不人則知足斯易容矣如是而失之者鮮可與進於德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唯君子能之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已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禮以節之信以結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極之欲民之有壹也小雅曰不愧于人不畏于天制行之行去聲

上文言仁之難成欲自修者毋失所好此言仁之難成欲立敎者毋過苛責不以已所能者病人不以人所不能者愧人不自矜其長尤恐形人之短也制行制爲行誼以敎人不制以已非不以聖人望人乃不遠責以已所能也有所慕而勸勉有所感而愧恥以行聖人之言節齊之使中節結誠意相維持文文飾移變化極推廣其志壹專一於仁也引詩言以明如此善誘則人皆知愧人而畏天

葉氏夢得曰凱言其樂弟言其順呂氏大臨曰强教之者以道驅之説安之者得其心之謂也樂説安也毋荒則有教矣有禮强教也親則説矣威莊强教也安則説矣孝慈説也敬則有教矣强教則父之尊存焉説安則母之親存焉天下之民莫不尊親此之謂至德可以爲民父母

今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水之於民也親而不尊火尊而不親土之於民也親而不尊天尊而不親命之於民也親而不尊鬼尊而不親

孔氏穎達曰下謂下賤之命君之教令愚按此承上文而言尊親不能相兼惟爲民父母者兼之以足上文難字之義非謂父母之尊親果判然也命近於民民狎而玩之鬼處於幽民畏而憚之

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

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蠢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恥周人尊禮尙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慚賊而蔽遠去聲蠢傷容反

三代聖王其治天下以仁義無不同也特其因時立法久而不能無弊又須有以善補救之夫子故歷陳其槪如此使後世有所折衷焉非謂禹湯文武之治猶有不足也夏承唐虞風俗淳朴尊其命令以示率從事鬼敬神戒其慢瀆至於治民則引而近之加忠厚焉祿賞爲先威罰爲後皆忠厚之意也然而末流則民親而不尊其民多蠢塞愚冥喬亢鄙野朴而不文殷人懲其敝而救之於是尊神率民以事神使有所畏懼悚動先鬼先罰以怵其心而後禮以致之賞以勸之然其末流民尊而不親信鬼神之過而至於蕩不安靜畏罰之過而至於求免無恥周人懲而救之於是尊禮尙施以人道

往來施報之常祛其信鬼畏罰之敝引而近之加以忠厚其賞罰用爵列以黜陟爲勸懲然其末流親而不尊趨利而巧慧文飾而不慚相賊害而昏蔽不知

子曰夏道未瀆辭不求備不大望於民民未厭其親殷人未瀆禮而求備於民周人強民未瀆神而賞爵刑罰窮矣強平聲

此言三代民風之異夏民質樸上人未煩瀆其辭不求備大望於民而民自親上久未厭怠殷人禮度未詳而以民風漸澆求備於民必欲使之爲善矣至周人則以民無不可聖賢禮樂詳盡使民強於爲善盡其人道之當然而不瀆神以求福然而爵賞刑罰之制亦窮極無以復加矣

子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殷周之道不勝其敝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勝音升下二勝如字

此足上文之意慨民風之難防而爲治者當思援救也虞夏之道備質而民安其教殷周之法大備而末流滋敝聖人亦不能預防蓋世運遷流日趨頽壞非立法之難所以隨時補救者難也故又言四代質文已極其中後有作者亦弗能加第虞夏質多於文殷周文多於質乃時勢所趨非聖人德有優劣也

子言之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無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憯怛之愛有忠利之教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富而有禮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義恥費輕實忠而不犯義而順文而靜寬而有辨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

鄭康成曰死不厚其子言既不傳位又無以豐饒於諸臣也費謂財貨也辨別也猶寬而栗也愚按憯怛愛之誠忠利忠厚利民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則民之所以奉舜也富而有禮以節之惠而能散以給之君子有位者尊仁畏義化於舜

之仁義也禾費即富而有禮輕貧即惠而能散忠者易於倨行則犯義禮主於裁制易不順文煩易不辨賞大易無分別今皆不然蓋德之美者德威不恃威而人自敬畏德明不恃明而人自莫欺非虞帝孰能如此深矣之也夫二帝三王其德同則其致治亦同然舜承堯之化若已無爲湯有獨隆又當時民情淳樸異於後世故夫子尤深嘆之然非以是而薄三王也勿誤會之

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故其受祿不誣其受罪益寡

先資其言以言爲事君之先資也至君用其言拜命則自獻其身有死無二以見所言之信君有責於其臣委以重任死於其言矣以終身受祿不誣受罪益寡稱其職故也

子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易曰不家食吉

呂氏大臨曰利及天下澤及萬世大利也進一介之善治一官之事小利也愚按此言事君必求有利於君民而惟恐受祿之有愧易言不家食吉正謂事君有利於民而非徒以受祿爲榮也

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尚辭非其人弗自小雅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共音恭 女音汝

陳氏澔曰下達趨乎汙下是也學人有志事君往往利祿及身喪其本來遂流於小人矣不尚辭以實有勳德爲貴非其人弗自己不由匪人以進亦不以匪人事君也引詩明此爲靖共此爲正直而神亦將與之以福祿

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讇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 讇亦作諂

遠君疏遠之也近君親近之不得於君而強諫嫌於諂得君而不諫則主於爲利之人

子曰邇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

孔氏穎達曰邇臣親近之臣獻可替否輔贊於君守其諧和之事冢宰正百官二伯州牧之等謀慮四方此大臣亦兼冢

宰但家宰若中
故言正百官耳

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詩云心乎愛矣瑕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陳者直指君過諫君而恐揚君之惡傷君之意愛君之至也故引詩以明之鄭康成曰瑕之言胡也謂猶告也

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 易遠並去聲

難進不苟進易退不苟祿呂氏大臨曰位有序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亂賢不肖倒置相見之禮主人迎賓三揖至於階三讓其退也一辭而出主人拜送賓去不顧

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吾弗信也 竟與境通要平聲

鄭康成曰違猶去也利祿言爲貪祿留也臣以道去君乎於三而不遂去是貪祿要君

子曰事君愼始而敬終

必可以行道而後委贄旣知遇則死生以之而不懈

子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爲亂

鄭康成曰亂謂違廢事君之禮

子曰事君軍旅不辟難朝廷不辭賤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愼慮而從之否則孰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易曰不事王侯高尙其事辟音避難去聲朝直遙反處上聲孰與熟通

鄭康成曰履猶行也愚按不避難死於其事必求盡職得志不敢自害尤必愼慮而繼之不得志不敢厭怠更熟慮而繼必求終事而後告退愛君忠職之厚意然此非素無利祿之志者不能故引易以明高尙不事正深重其事不俟進所以

能成其事也

子曰唯天子受命於天士受命於君故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詩曰鵲之姜姜鶉之賁賁人之無良我以爲君（鶉音尊 賁音奔）

上言臣事君之道此又言君當自慎唯天子代天治民無一不當體天之心合天之道士受命於君君能體天道以出命則臣自恭順不然則兩失矣引詩以戒君不可無良

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是故君子於有喪者之側不能賻焉則不問其所費於有病者之側不能饋焉則不問其所欲有客不能館則不問其所舍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

以壞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餤餤行去聲餤音談

言為心聲亦可以觀人而不可以此盡其人之平生也蓋敦行者或詘於辭天下有道人篤實行天下無道人尚虛辭枝葉者幹之餘也不能專而問其所貴嫌為虛辭也下放此水淡而可久醴甘而易壞交接尚辭而不貴實則言甘如醴亦終壞耳引詩以證甘以壞

子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饑則食之稱人之善則爵之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譽平聲衣去聲食音似說音稅

口譽人口惠而實不至也問饑寒則衣食之稱善則爵之正不口譽之實詩人憂昭公之無所依而欲其於我歸息是口如是而心亦如是者也

子曰口惠而實不至怨菑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

有已怨國風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菑音災已音以

口惠思惠而無實取怨菑之道也君子卑使人責其不諾不以口惠致其後怨引詩以證口惠之義晏晏情相親旦旦言相許而不思踐言此等不思踐諾之人亦復何望哉

子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穿音川窬羊朱反與平聲

不以色親人不虛為善色以親人情疏貌親無誠心而虛詐欺人如穿窬之盜也

子曰情欲信辭欲巧

信實情誠也巧善也即論語忠告而善道之之義此為諫君規友者言

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以

其私褻事上帝是以不犯日月不違卜筮卜筮不相襲也

敬天地者必敬神明神明司天地之功化者也神明何以見無非卜筮之用凡理之當爲者無事卜筮也惟國家大祭祀有大事則卜筮以求神明私褻之事不敢卜筮也大事及祭祀所以必卜筮者不敢犯上帝不許之日月旣卜筮後則遵行之不敢違卜筮卜筮不相襲者所以敬神明也不相襲見曲禮

大事有時日小事無時日有筮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不違龜筮

鄭康成曰大事有事於大神有常時常日有事於小神無常時常日臨有事筮之剛日柔日順陰陽也陽爲外陰爲內愚按不違龜筮雖用剛用柔有定而亦必决於卜筮也呂氏大臨曰內事外事泛言衆事耳如郊用辛社用甲自別有義難以剛柔取類

剛柔見曲禮

子曰牲牷禮樂齊盛是以無害乎鬼神無怨乎百姓 牷音全齊音咨盛音

成御粢承上不違龜筮言卜曰既定而後以牲牷禮樂齊盛奉之則可以無害乎鬼神無怨乎百姓愚按無害無怨神享其敬而民受其福也

子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詩曰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易音異

鄭康成曰富之言備也愚按承上文言事神明之事而結之以此明祭祀本以恭儉神明不尚虛文卽后稷之祀以明之也辭恭則心必誠欲儉則禮易備上文所謂無害於鬼神無怨於百姓者也引詩言后稷肇祀以來世有恭儉之德至今無罪悔以證上意

子曰大人之器威敬天子無筮諸侯有守筮天子道以筮諸侯非其國不以筮卜宅寢室天子不卜處大廟處上聲大音泰

鄭康成曰威敬言其用之尊嚴天子無筮大事皆用卜也守筮守國之筮國有事則用之道以筮者始將出卜之道有小事則用筮諸侯入他國則不筮不敢問吉凶於人之國也諸侯受封乎天子因國而國唯宮室欲改易者得卜之愚按天子適諸侯舍於廟至尊無二又大廟本吉不須卜也

子曰君子敬則用祭器是以不廢日月不違龜筮以敬事其君長是以上不瀆於民下不褻於上

徐氏師曾曰祭用祭器燕用燕器禮之常也唯主人敬賓則變其常而用祭器陳氏澔曰敬其禮故用祭器敬其事故詢龜筮不瀆不褻以其敬故也

緇衣

蜀西雙流劉沅輯註

此篇多言好惡而獨以緇衣名篇者惡惡亦所以勉善也又篇首引緇衣故卽以之名篇

子言之曰爲上易事也爲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易去聲

上以恕待下下以忠事上上下無詐虞而百度可貞刑安得煩

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大雅曰儀刑文王萬國作孚好去聲上惡去聲下如字

鄭康成曰緇衣巷伯皆詩篇名緇衣好賢欲其貴之甚巷伯惡惡欲其死亡之甚愚按人君患在好惡不明卽明矣而不誠則善無以勸惡無以懲如緇衣巷伯之誠則不必屢以爵賞善而民自忠厚不必輕用刑罰惡而民自悅服引大雅言文王爲萬國之儀刑亦由是也

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涖之則民有孫心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絕其世也孫去聲

首六句說見論語格心遯心即所謂有耻且格免而無耻也愛之如子誠信不欺教之以德也恭以涖之齊之以禮也不倍與孫忠順也引甫刑言苗民徒以刑虐民民怙惡而行上亦絕世

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焉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好惡並去聲

鄭康成曰甚者甚於君也民之從君如景逐表

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

爾瞻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

鄭康成曰遂猶達也言倣禹為仁也孚信也式法也皆言化君也陳氏澔曰豈必盡仁言不必朝廷盡是仁人而後足以化民

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為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己以說其上矣詩云有梏德行四國順之好去

聲長上聲說悅通梏詩作覺行去聲

呂氏大臨曰章志者明吾好惡以示之貞教者立不可易之道以教之所示所教者尊仁而已愚按民致行己專致躬行於仁梏鄭康成曰大也直也

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故大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

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詩云淑愼爾止不諐于儀綍與紼通音弗

危行而行之行並去聲諐愆通

綸陳氏曰綍也鄭康成曰綍引棺索游浮也不可用之言也危高也淑善也諐過也呂氏大臨曰如絲如綸言其端甚微其末甚大也言行不越乎中民將效之引詩以證言行不可過也

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愼於行詩云愼爾出話敬爾威儀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道行並去聲於音烏

理非言不明故道人以之而行則所以踐言也必立法以禁之然後去不善而入於善慮其所終必其言之可行稽其所敝必其行之久而無弊民化而效之亦謹言愼行矣引抑詩證言行之必愼引大雅明文王亦敬其言行而已

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詩云彼

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於周萬民所望長上聲

不貳如法而無雜向從容有常中禮而安也壹專一盡外莊敬則內安詳故引詩言衣服容止言行皆善則爲民望也

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吉讀作告

上下至誠相與事業光明故可望而知可述而志疑惑者欺間故也引書以明君臣誠一之德引詩以釋光明正大之意

子曰有國家者章善癉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癉丁但反共平聲好去聲

鄭康成曰章明也癉病也皇氏侃曰義善也好善惡惡者民之良有國家者章善從其厚而癉惡以薄之則合乎民情之

公故民不貳引詩明正直者民之秉彝故靖共者人皆好之

子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臣儀行不重辭不援其所不及不煩其所不知則君不勞矣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小雅曰匪其止共維王之邛長上聲好惡行並去聲癉詩作癉共作恭邛音窮

上倀疑貳下懷欺詐則不相信而徒勞若章好正身以明己之所好慎惡防微以禁民之過度民不惑信上之誠好善而惡惡也儀行以義自正其行不重辭不尚虛言不援其所不及不煩其所不知責難陳善皆切於身心國計民生之事而非虛誕迂緩鄭康成曰上帝喻君也板板辟也卒盡也癉病也此君使民惑之詩邛勞也言臣不止於恭敬惟使王之勞此臣使君勞之詩

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

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康誥曰敬明乃罰甫刑曰播刑之不迪

言政教之不行由爵祿不足勸而刑罰不足懲也其不足勸恥由上褻刑而輕爵引康誥敬明乃罰甫刑播刑之不迪則非褻刑輕爵者比矣甫刑原文播刑之迪此多一不字蓋古人引經多斷章取義以意折衷不拘原文播刑之不迪言政教播於刑所不及之處非徒恃刑罰也而爵祿該其中矣

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君毋以小謀大毋以遠言近毋以內圖外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

治平聲比音畀道去聲毋並音無葉音攝

忠敬謂君待臣也富貴過君徒富貴之臣亦徒富貴自恣治治其職事比朋比爲非大臣爲民之表必任賢而敬之邇臣近君民以之伺君得失當慎選而道民大臣權重小臣常易忌之近臣親任遠臣嘗欲問之外臣疏遠內臣尤易毀之使之各得其所而不偏聽則不怨不疾不蔽矣鄭康成曰葉公楚縣公葉子高臨死遺書曰顧命小謀小臣之謀大作大臣所爲嬖御人愛妾疾亦非也莊后適夫人齊莊得禮者嬖御士愛臣莊士大夫卿士皆賢者曰莊汲冢書以葉公爲祭公

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君陳曰未見聖若己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仇與述同

所賢所賤民所好惡也賢否失宜民是以不親上而教煩亦復無益夫子曰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即此意馬氏晞孟曰詩言始求我之法則如不我得其好可謂篤矣及其執我仇仇亦不我力既已得我而反不用我至於君陳所言亦其理

也

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褻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大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於度則釋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大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逭尹吉曰惟尹躬先見於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夫音扶易並音異大音泰兌作說吉作告天作先相去聲

凡人雖没於禍患皆在其褻狎之地水懦弱民狎而玩之故多死焉所謂德易狎而難親也辭費而煩易招尤易出難

悔君子易溺閉慝閉鄙卑都民雖無知然苟慢侮之則離畔故大人易溺愼修身敬事而已大甲言上人毋輕發命令以自覆敗若虞人射禽機弩已張必往省覈於括合度則釋愼之意也兌命言口足以起羞甲冑足以起兵必當愼之衣裳所以命有德愼其與人干戈所以止亂當省躬以靖干戈於未萌若不愼之必自作孽而不可逭故又引大甲以證之國語曰忠信爲周尹誥言夏之先王以忠信有終其輔相者亦有終能愼故也

子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好並去聲雅今書作牙資作咨陸氏曰詩無上

五句餘在節南山篇南無能字或逸詩也

心與體相依存則俱存亡則俱亡以此喻君民之不容歧視
至切也先正先世正人之賢君正人不徒以言也即其言之
明且清以見其心之正不自正而百姓亦勞倣正上文心體
相關之義引書言暑雨祁寒民猶不能無怨於天見君於民
當敬從
民欲也

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也行去聲

壹比於義而無二也類同類人臣事君身正言
信則專壹於義而善類相孚可以冀諫行言聽

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
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精知略而行之君陳曰
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行有之行去聲

申言上文之意有物言皆實德有格行不踰矩志成於終身
名傳於後世上文所謂義壹也多聞以下又其所以有物有
格之故志記也質正也多聞多志折衷以求至是親體之也
精知精而益精以致其知略約也惟知之既精故約要以行

無不有物而有格此數語上文所謂行類也成王戒君陳出入與衆庶度其是非類之說也詩言淑人君子儀一而不忒壹之說也

子曰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故君子之朋友有鄉其惡有方是故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也詩云君子好仇好惡並去聲好仇好如字鄉如字

毒害也鄭康成曰鄉方喻輩類君子以正自持故於正者必好之小人不正而讐忌正人有鄉同道相與也有方邪僻不容也邇者親其德故不惑遠者聞其風不疑孔氏類達曰詩周南關雎篇斷章云以好人爲匹也

子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也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上惡去聲

賢者未必不貧賤惡者未必不富貴以此定其賢否而重富貴輕貧賤則是本無解於賢與惡而好惡以勢利移也直利

徒耳鄭康成曰詩言朋友以禮儀相攝不以富貴貧賤

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好去聲行戶剛反私惠以私情相惠而不合德禮之公也不自留御之也周行喻大道

子曰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葛覃曰服之無射射音亦詩作斁軾所憑以爲禮無軾則無以爲乘車之禮矣喻人有德則其言必善衣以彰身必至敝而後衣之事終喻人有行必觀其終服之無射言服之久也而君子言行審於始要於終可以類推

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詩云

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小雅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君奭曰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上行如字下二行去聲周田觀古文作割申勸文書作寧

言必可行行必可言中庸所謂言顧行行顧言也何可飾務言而敏行乃成信實民則而化之皆不得夸美而飾非矣

御案引詩大雅以證寡言小雅以證成信引書以證民皆化於善其說並見詩書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為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為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恒其德偵婦人吉夫子凶與平聲兌讀說補作煩偵作貞

朱子曰南人南國之人不可以爲卜筮以其無恒不足與神相通也龜筮褻於人猶不能知其所懷而況人乎極言無恒不足取於人也引詩證龜筮取有恒爵無及惡德則民皆自立而事可正蓋人事即天道用賢以爲民則民立於善而正其事始可事神不此之務而煩瀆事神則爲不敬蓋事煩則亂以之事神必難不煩者恒其德而已故引易言不恒德者羞來於不及防第恒之義非拘守一端之謂當審其常變經權而衷於一故又引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以終之